

乾隆毀书的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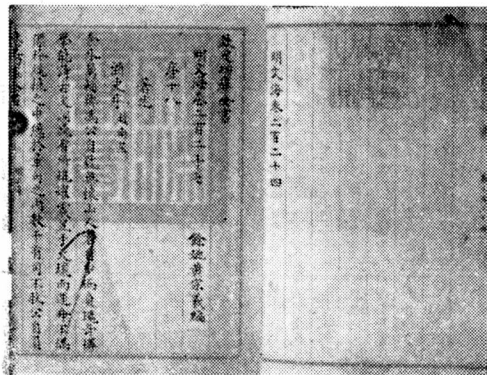
王拱壁

河南省图书馆于今年八月，从临汝县采购的古书里发现《钦定四库全书》朱墨削改的稿本三册。其中一册，是削改顾炎武《日知录》的稿本，另二册则是削改黄宗羲《明文海》的稿本。《日知录》是根据较早的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序遂初堂刊的三十二卷本。《明文海》是根据《潜丘劄记》所称的四百八十二卷刊本。这三册稿本的内容虽说只是二书的一小部分，但已可看到毁书的人是如何煞费心机。经初步翻检，因考证资料太少，许多问题还不能及时都搞清楚，只把对于二书的削改痕迹摘录几处，并和不同版本的《日知录》对照一下。关于《明文海》，因一时手头无此书，未得查对。觉得这样的四库稿本，为数一定不少，流散在外被人见到的，也一定还有。不过这三册是最近才在豫西山陵地区的临汝发现的，大概不会再有复本了。这一发现应是乾隆毁书公案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图书史和顾黄二家著述者的属意事项。因此我把这三个稿本和它们被削改的概况，简述如下，以供参考。

（一）关于稿本的形式。三册一式，本高32公分，宽20公分，双边板框和栏线、鱼尾，是一板刻成，朱色印刷。书口鱼尾上部，墨写《钦定四库全书》六字；下部的前面，小字墨写书名；后面则写卷数。开化纸，间夹衬页，裱背蓝皮，白丝线

装。底稿原文用墨写，每页16行，每行21字，工楷写成，以备削改。《日知录》一册共41页，见有8、9、17、21—24、27—30、32等卷。《明文海》二册共134页，见有74—77、224—228等卷。在《明文海》的224卷末页，盖有5公分半成方篆书朱色印章“乾隆御览之宝”一顆；同书227卷首页，盖有11公分半成方篆书朱色印章“文淵閣宝”一顆。三册里的卷数，有前后颠倒、不相连属之处，《日知录》更是凌乱无序。卷首卷尾以至卷中，亦缺页很多。似系经过折散遗失，又为不識文义者重加装订。

（二）关于削改的概况。在《日知录》里动笔最多，从墨色字体来看，至少用墨色笔者有2人次，用朱色笔者有一人次。有成页成段一笔勾销的，有一字一句涂改的，有把原稿抹去一行或数行，另编另写行书纸条，贴在原文之上的。在《明文海》里，对于要毁的文章，都是抡起笔来全篇勾销，或者于篇首只写一“刪”字，没有涂改字句的。在二书的削改情况里也有共同之点，即是不注削改理由。除《日知录》成行成段改窜时注些文字外，其余很少注字。只见“刪”“全刪”“刪若干页”等字，重见叠出，



图一 左为“文淵閣宝”朱色印章
右为“乾隆御覽之宝”朱色印章



图二 窜改《日知录》之一例——行书纸条和圈抹之处皆是



图三 閹割《明文海》之一例——由八頁刪至廿頁

写的不少。这是用墨笔削改的。另外，用朱笔的甚少，只在个别地方，加几个不好懂的符号罢了。但是，其中虽不注明削改理由，也可以从削改里看出他们的意识。例如：在《日知录》二十三卷“詐称太子”条里，有“韃靼”、“华人”、“非我族类，其心必異”等词句，都被濃墨圈掉。“达官达軍”圈掉，改为“內徙降人”。二十九卷“騎”条里，“胡服”塗改为

“变服”。另外，还有两处，在叙述某种不良旧习之后，接以“近人仍旧……”或“至今尚存……”就把“近人”“至今”字样，都给圈掉。又在二十一卷“画”条里，割去二百三十字。三十卷“胡”条里，割去三百另七字。其次，在《明文海》七十四卷共二篇，七十五卷共五篇，七十六卷共六篇，皆全部割去。七十七卷共五篇，割去四篇。又二百二十四卷十七篇全未删，二百二十七卷十五篇割去十三篇，二百二十八卷九篇全割。这许多一代名文，为什么横遭閹割？未及一一詳考。也許就是《潜丘札記》所称：“四庫所剩之一百十八卷晚明事，有所避也”。

再次，关于《日知录》的查对，是把稿本里所抄各条和乾隆以前出版的上述遂初堂三十二卷本以及内容相同的、日本明治年間的銅板袖珍本，逐条对照，文字相同，沒有增减。再和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崇文书局刊本，逐条对照，就发现多处，是遵照削改刊印的。个别处，也有稿本上虽已削改，仍照原文刊印的。证明乾隆以前出版的《日知录》尚有保存。而乾隆以后官书局（象湖北崇文书局）的刊本，就不尽是完璧了。

湖北省博物馆在清理废旧残本书籍中 发现清末著名学者 杨守敬的稿本

湖北省博物館最近組織力量对积压在仓库的一部分废旧残本书籍进行了清理。在清理过程中，不断发现有重要的手抄本、明版书籍和历史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现有楊守敬的稿本手迹，和經他校訂过的医书。

楊守敬系清末宜都县人，学識淵博，有《水經注疏》等重要著作行世。他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也是有数的版本学家，文章书翰，均造詣极深，对我国文化的保存与发展有所貢獻。

这次发现他的稿本，計三十一頁，十三篇，底稿是由別人誊抄的，内容为对《大观政和两

本草刊本源流》的考证。其中有四篇是他自己的跋文和信札，其余九篇是从《四庫书目》和各种本草刊本抄录下来的有关提要 and 序文。每篇都有他亲笔加的案語和眉批。医书则为元刊《医学真經》的影抄本，书上有他书写的跋語，并盖有“楊守敬印”和“宜都楊氏藏书记”的印章。这一发现，对版本学和医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参考資料，也是学术界应当引起重視的事。

当博物館将这两个抄本，送請他的孙子楊先梅老先生（現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鉴定时，楊老先生非常兴奋地說：“真是感謝你們，看到这个本子，我就像见到了我祖父一样。”他爱不释手地翻閱了約莫半个小时，并指出底稿有好几篇就是他幼年时候，他祖父教他誊抄的。

（陈上岷）